

「抗大之所以大，是因為我們的理想大，奮鬥目標大。」
——毛澤東

周年系列報道

A7 ■責任編輯：曹思遠 ■版面設計：崔峻明 2015年9月2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抗日軍政大學 熔造革命英才

今國防大學前身 育十萬抗戰幹部



■抗大在陝北保安的校址。記者張仕珍 翻拍



■抗大學員做早操。記者張仕珍 翻拍

「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在那個民族精英共赴國難的年代，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前身，下稱「抗大」）作為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最高軍事學府，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聚集到黃河之濱。抗大在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抗日軍政幹部的同時，也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延安報道

抗日戰爭初期，延安成為無數有志青年心中的聖地。「打斷骨頭還有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剩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去。」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的感召下，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和海外華僑不畏艱險，衝破國民黨的層層阻礙，紛紛奔赴延安。在這裡，抗大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成就自我、報效國家的平台。

對抗大歷史研究頗深的延安市文物局副局長蘇雅琳告訴記者，面對抗日戰爭的嚴峻局勢，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一所專門培養幹部的學校，抗大便應運而生。她指出，自1936年6月1日成立到1945年完成抗日使命，抗大最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培養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備的軍政幹部，並將當時中共中央的政治方針難能可貴地貫徹下去。

「華北事變以後，偌大的華北安放不下一張課桌。許多不能在國統區實現抱負的愛國人士便到延安尋找希望。」蘇雅琳說，1935年12月，中共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並提出要培養大量幹部，一批一批地送到各方面戰線上去。1936年6月1日，以西北紅軍大學為基礎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正式成立，毛澤東、張聞

天等中央領導出席典禮。「抗大一開始就叫抗日軍政大學，後來改名抗日軍政大學，但抗日二字始終不變。」蘇雅琳說。

記者了解到，十年間，抗大總校在延安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舉辦了八期培訓班，又在其他根據地創辦了12所分校、5所陸軍中學、1所附屬中學，共培養造就了10多萬軍政幹部。毛澤東在高度讚揚這所大學時說：「抗大之所以大，是因為我們的理想大，奮鬥目標大。」

急用先學 理論實際相結合

對一個抗日軍人來說，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展示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抗大的職員、教員和學生，正是根據這三條標準進行教育與學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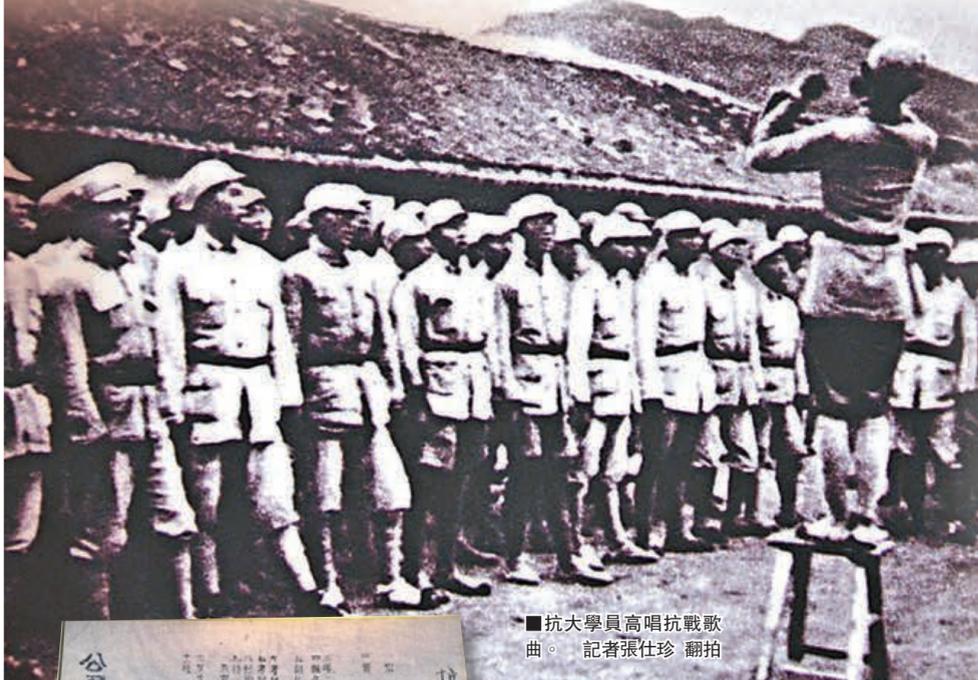
蘇雅琳告訴記者，抗大最明顯的教學特點就是靈活機動，開設課程都是根據實際情況而定，急用先學，少而精。「軍隊需要什麼幹部，就培養什麼幹部。」她介紹說，當時抗大開設了馬列主義理論、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哲學、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戰役戰術等課程，如果軍隊需要政工幹部，就針對性地上時事政治課；如果需要軍事人才，就針對性地修軍事課。

中央領導兼職給抗大學員上課是抗大的另一特色。全面抗戰爆發後，為了應對新的抗戰形勢，在理論上正確指導中國革命，毛澤東夜以繼日地學習馬列著作，並頻繁給抗大講課、作報告，親自制定抗大的教學方針和校風。「毛澤東一生中為同一個單位作報告最多的地方就是抗大，他總是用最鮮活的事例和最通俗的語言給學員講，大受學員們的歡迎。」蘇雅琳說。

「如此靈活的教學方法、啟發式、討論式教學，教員提出問題，分析制定作戰計劃，和學員一起課堂推演，這樣培養的學生怎麼可能不會打仗呢？」蘇雅琳表示。



■在抗大舊址上復原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記者張仕珍 攝



■抗大學員高唱抗戰歌曲。記者張仕珍 翻拍

校風優良 鼓舞人心

走進抗大紀念館，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鮮艷的抗大校旗，伴隨着慷慨激昂的校歌，彷彿又將人帶回到那個激情澎湃的年代。校旗上，白色的「抗大」二字尤為醒目，據紀念館講解員楊默介紹，白色象徵着純潔、正直、勇敢和剛毅。而三條波浪式的黃線，則象徵着黃河。「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來自祖國各地的熱血兒女，為拯救民族的危亡，匯聚在延河之濱，寶塔山下的抗日軍政大學，在這裡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然後從這片黃土地出發，奔向與敵寇廝殺的戰場。」

校徽元素多 含義深刻

楊默指着旗幟左上角的抗大校徽說，由五星、奔馬、戰士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大字組成的校徽含義深刻：「抗大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民族解放戰爭培養軍政幹部的大學校；每個學員都要像駿馬一樣勇往直前；『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是抗大的優良校風。」楊默說，1938年，毛澤東還為抗大題寫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

在中華民族最危急的關頭，抗大培養的十多萬學員奔赴前線，為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抗大幾經變遷，成為今日中國最高軍事學府——國防大學，繼續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培養棟樑之材。

1996年5月31日，江澤民在《紀念抗大建校6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指出：「抗大最主要的歷史功績，就是培養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備的軍政幹部。」

據統計，在1955年舉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勳授銜儀式上，被授予軍銜和勳章將領的元帥10名，大將10名，上將57名，中將177名，少將1,359名。其中，在抗大工作、學習過的幹部和學員，被授予軍銜和勳章將領的元帥5名，大將8名，上將26名，中將49名，少將129名，超半數的元帥和大將都是抗大學員。

學員：抗大是人生最美回憶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抗大學員從四面八方匯聚到延安，他們中有貧苦的農工子弟，也有富家子弟，有大學教授，也有中小學生，但經過抗大這一熔爐以後，他們是相親相愛的一家人。時隔多年，雖已各自天涯，但老耄之年的學員們仍難忘那段艱辛而美好的抗大歲月。

2004年，時任抗大紀念館館長的蘇雅琳為了更好地記錄抗大歷史，到全國多地尋訪抗大學員，從他們口中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抗大。在她拍攝的這部抗大學員口述史影像中，多位90多歲的抗大學員憶起當年的情形仍精神煥發。時年94歲的袁維丹在回憶抗大生活時表示，延安當時就是東方的莫斯科，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年輕人到來。而到抗大後，她又感受到抗大如一塊磨刀石，不斷磨礪着年輕人的意志。

更有多位學員回憶起抗大生活的種種細節，有人說因為虱子多，不得不剃光頭；還有富家千金帶了丫鬟一起到抗大，兩人住同一屋，值日便讓丫鬟值，後來在中共「人人平等」的教育下，不得不親自動手幹活兒；每逢演出，沒有鑼鼓，大家就拿洗臉盆托着，用筷子敲……在他們看來，抗大的生活很艱辛，但精神卻很愉快。

「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在接觸了多位抗大老學員後，蘇雅琳被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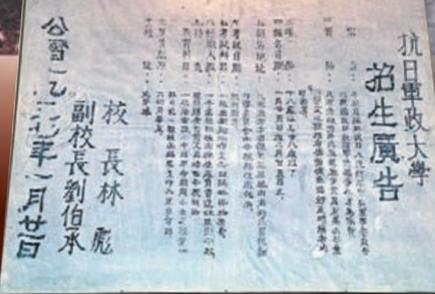
們身上的抗大精神深深感染。「儘管已經老耄之年，但我依舊從他們眼中看到了一種光芒。」蘇雅琳說，在這些老學員的記憶深處，抗大的經歷是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而抗大對他們來說，不單是母校，還是自己的一個家。

她還告訴記者，在採訪中，有學員給她唱起當年的抗大校歌仍然激情澎湃，令人感動。「在當時來講，抗大學員的思想是非常新潮的，他們認為在共產黨的前景描述中能看見中國的未來，正是在這種美好信念的支持下，大家一起奮鬥，有什麼困難阻擋會義無反顧地掃除。而恰恰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又使得抗大學員親如一家人。」

蘇雅琳說，她接觸到許多學員，儘管有些人當時並不在同一個校區學習，但只要說是抗大的，就親切得不得了。「有首歌唱『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我想抗大人就是那群永遠年輕的人。」蘇雅琳說。



■還原當時抗大學員邊行軍邊學習情景的模型。記者張仕珍 攝



■抗大招生廣告。記者張仕珍 攝

在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中，對抗大有這樣的描述：「有什麼別的學校由於紙荒而不得不把敵人的宣傳單反過來當做課堂筆記本使用？以石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高等學府，全世界也恐怕只有這麼一家。」

抗大紀念館講解員楊默告訴記者，抗大創辦時，物質條件非常困難，校舍不足，教員很少，許多學員既當學員又兼領導，中央領導大都是兼職教員。1936年7月，抗大隨中共中央由瓦窯堡遷到保安，校部和大一科就設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裡。這裡要教室，沒有；要房子，沒有；要教材，沒有；要經費，沒有一只有艱苦奮鬥，學員們自己動手修路、整理校舍、將小石窟作宿舍、大石窟作教室。

如今，在抗大紀念館裡就有一個根據當年的窯洞課堂修建的紅大舊址景觀，石洞教室、磚塊桌椅、一塊小黑板，當年的條件艱苦可見一斑。

但楊默告訴記者，即便是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抗大學員們並未退卻，毛澤東在抗大視察時還曾幽默地對學員說：「你們是過着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着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就好像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煉。你們什麼時候下山呢？天下大亂你們就下山。」

窯洞校舍 獨一無二